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一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金滕第十四

周書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弗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論衡死偽篇亦作不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文尙書作不也而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有疾不忿是古文尙書亦作不也蓋弗不二字淆亂者多矣 豫釋文云本又作忬忬蓋卽忿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忿忘也譟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忿忿喜也此引書而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圉而釋之曰圉者升雲半有半無引聖讒說而釋之曰聖疾惡也正一

例皆與其字之本義有別念蓋壁中故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爲豫必云僞孔乃作豫者不可與道古矣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舊本蓋作睦卜釋元應大唐眾經音義卷十引作睦引孔安國曰睦敬也古睦穆相假借如孟子趙注君臣集穆史記司馬相如傳眈眈睦睦漢書作眈眈穆穆此字蓋亦徧包拘於俗用睦訓和穆訓敬所改說文睦目順也一曰敬和也又按雜詁旁作穆穆孔以敬敬訓之本作睦亦未可定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

功周本紀魯世家作質今文家說也質讀周鄭交質之質史記正義云以贅幣告三王誤矣

爲三壇同墀

周禮夏官大司馬職注曰墀讀爲同墀之墀玉裁按讀爲今本作讀如非也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墀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唐石經作於

植璧秉珪

今文尙書作戴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大元梲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珪載戴古通用也古文尙書作植正義引鄭注植古置字可證玉裁按戴戔聲植直聲二聲同在之咍職德部是以所傳各異不知說今文者作

何訓耳植爲古置字者古假借植字爲置字二字皆直聲故爾如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隸釋石經論語殘碑作置其杖而芸集注云植立之也非是杖不用何必立之田中但置於地斯已矣又有假置爲植者如商頌置我鼗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明堂位殷楹鼓注引植我鼗鼓廣雅引詩亦作植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曰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玉裁按此引古文尙書植置也置璧於神前秉古以爲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爲之格如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 鄭讀植爲置者璧體平故不立圭體直故柄而立之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錢氏大昕曰大唐石經作太一點似後來所添唐石經無太字惟尙書屢見之細驗旅獒無逸武成召誥諸篇似俱後人增加玉裁按恐皆衛包所改刻石從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

某魯世家作王發

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釋文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丕玉裁按云馬同者馬亦同孔訓丕子爲大子也云徐甫眉反者音與普悲略異亦謂孔大子之訓然也云鄭音不者正義曰鄭元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作注之例凡言讀曰卽讀爲也讀

爲者易其字也丕不字經典中多互易者

今文尙書作負子史記魯世家及後漢書隗囂移檄皆用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丕子鄭注丕讀曰不正義所引不誤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此轉寫譌字也丕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喻部

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弃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謂武王有背弃子民之咎而將死也隗囂用今文家說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若裴駟引孔氏丕子之注爲史記負子之注如風馬牛不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類此者

下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
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
此略同而妄施改竄今文尙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
侯之稱通加諸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
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乖異

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

予仁若考四字魯世家作旦巧二字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論衡死僞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
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
玉裁按此不與史記所錄今文尙書同如植璧當作戴璧恐
是後人改之

佑俗右字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烏呼無隆天之降
寶命

隆俗隊字

鄭注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玉裁按震
澤王氏史記栞本神字譌主字因下文而誤也惠氏定宇集
尙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尙書者轉云神誤矣神祕之義近於
寶故云寶猶神也爲宗廟之主五字釋經有依歸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

白虎通蒼龜篇尚書曰卜三龜

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龜謀襲吉注引乃卜三龜一習吉而云襲與習通玉裁按正義亦以襲訓習僞大誓襲于休祥與此真古文用字不一例者僞大誓攃拾昭七年左氏傳周語單襄公語爲之古人習亦訓重訓因周易習坎是也

啓籒見書

周禮大卜注書金縢曰開籒見書

乃并是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玉裁

按作逢者蓋今文尚書也魯世家開籥乃見書遇吉遇蓋逢之訓詁字并逢聲之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玉藻君定

體鄭注云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魯世家無體字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俟能念予一人

茲攸俟卽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已之死也聖人舉事發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旣許之則俟之而已矣能念予一人者謂我尙能念我天子不忘也魯世家茲道能念予

一人王裁按古訓猷爲道蓋今文尙書作茲猷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翟義傳作大誥道諸侯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

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爾雅釋言曰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貞觀時元應眾經音義亦引翌日乃瘳漢書五行志顏注引王翌日乃瘳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李注引尙書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然則唐初尙書未誤也凡古書翌日字斷無作翼者

漢書皆作翌

其作翼者皆天

寶已後淺人妄改也

如逸周書是也

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卽翊字

漢郡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曰馮盛也翊明也

見郡國志注

此翊

明也卽爾雅之翌明也明日之明與光明之明古義無別尋

日部昱字日明也

今本說文作明日眾經音義玉篇皆作日明

从日立聲翊从羽

亦立聲然則翊日字乃昱之假借昱翊古音皆羊入切漢書

禮樂志郊祀歌神之來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翊集爲韵師

古曰翊音弋入切又音立此古音也經典假翊爲昱昱自緝

韵轉入屋韵翊亦自緝韵轉入屋韵周禮司几筵注翊日乙

丑釋文曰翊劉音育集韵一屋翊余六切明也書翊日乙丑

劉昌宗讀此尤可證翊爲昱之假借字衛包因翊翼皆從羽

誤認爲一字而不知翊从羽立聲古音在第七部翼从羽異

聲古音在第一部分相距甚遠孫愐唐韵翊翼皆與職切

非也尙書翊字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二見天

寶盡改爲翼翼訓轉訓敬翊訓明翊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卽

路寢金氏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爾雅釋故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字形分別畫然

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白虎通崩薨篇尙書曰武王旣喪

二於字唐石經及注疏各本皆不作于蓋相承如是攷毛詩
于字唐石經亦間作於如俟我於城隅於我乎夏屋渠渠俟
我於寧乎而於女信處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弗說文作不

說文辨法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辟 釋文曰辟扶亦

反治也說文作辨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案

說文辨法也釋文所引不誤今本說文作治誤也後案從今
本說文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夫釋文以治系孔以法系許
本無不合孔傳以法法三叔下法字安知非治之誤乎卽孔
傳無誤亦別其反語之異不嫌其義同也辨从井井者法也
故辨訓法辨从父父者治也故辨从父分別畫然辨與辟字
訓同故以辟建首次辨而次變徐楚金注云井者法也此與
刑同意井者法也系說文刑字下引易說觀徐注可以知其
正文之爲法字玉篇變訓理也辨訓治也理卽治之譌文治
乃法之譌文不則亦當譌治而云理矣廣韻集韻皆誤作治
玉裁按我之弗辟孔讀刑辟扶亦反鄭讀避毗義反孔以居
東二年罪人斯得爲東征誅管蔡鄭以居東爲出処東國待

罪罪人斯得爲成王收捕公之屬黨而大誥東征在周公居東三年成王迎周公反之後其說乖異魯世家雖讀辟爲避而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則非鄭說也故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此述經文之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推測聖心無有乍聞流言成王狐疑一無顧忌急行誅討之理則鄭說爲長矣而其字壁中故書乃作辟許叔重錄之壁之訓法也則與孔說合而終以鄭說爲長者古字多假借不可泥於其本義壁乃辟之古文其字惟見於尙書鄭明知故書作壁而不欲如字訓法者古經譬辟避字皆